

第一百六十五章 春暖花開（大結局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魚腸便是那名黑衣虎衛。跟隨著退職地戶部尚書範建很多年，是範族最值得信任的親信，聽到這句話，範閑眉頭微微一皺，問道：“父親那邊有什麼事？”

“沒什麼大事，隻是讓我們過些時候回澹州一趟，祖母想你了，思轍也要從上京城趕回去，隻怕來不及先來杭州。”林婉兒輕聲應道。

範閑說道：“那便回吧。思轍那小子...”不知為何他歎了一口氣，笑著對婉兒說道：“當初我把事情想的很美，想著老三當上了皇帝，思轍就可以回京，說不定將來再做個戶部尚書，幫幫老三...然而如今他是我的親弟弟。隻怕此生都難以在京都出現。”

“這些先莫去管。隻是魚腸還代父親大人問了一句，十家村那邊究竟如何處理？”

“按計劃慢慢來。”範閑地笑容漸漸斂去。平靜而嚴肅說道：“朝廷既然知道了，那何必再遮掩太多，老三這孩子說話依然像小時候一樣不盡不實，明明心裏擔心的要命，卻是不肯把話點透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好說太多。”

“說到陛下，這兩天你對陛下的態度可真是有問題，沒注意到葉完那張黑臉？”林婉兒笑著說道：“雖說你與他關係不同一般君臣，但如今他畢竟是皇帝陛下，至少麵上的功夫，總要做到。”

範閑啞啞笑了兩聲，摸了摸婉兒的腦袋，沉默片刻後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我花了半輩子地時間，才做到不跪人，自然不能為他破例。”

是的，在如今的天下，不論是北齊那位皇帝，還是南慶這位皇帝，範閑在他們的麵前，都不用下跪，若他下跪，隻怕這兩位皇帝反而會陷入某種猜疑的情緒之中。

“老三已經大了，也該有些自己的想法了。”夫妻二人走到了竹林深處，向著遠方的那處白石突起處行去，一麵走，範閑一麵說著，唇角不自期地浮現出一絲複雜的笑容：“去年老戴被他趕出了宮去，還不是因為我的緣故，老戴留了一條命下來，也算是老三給我一些麵子。”

“侯季常也被他提起來用了。”範閑穿過竹林，站在那白石堆砌而成地突起前，靜靜說道：“這卻是不行的。”

話語雖然簡單，卻流露出一絲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林婉兒怔怔看著他的側臉，並不認為夫君這句干涉朝政的話有多麼的不可思議，在慶帝死後地這些年裏，那些與範閑相關地力量似乎全部被朝廷抄沒，打散，然而真正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，一旦範閑願意，他依然可以動用極為強悍地力量。

“老王頭雖然退了，子越還在京裏辦事，這件事情就交給他去做。”

“你不是一向不想幹涉京都朝局？為什麼此次卻要這樣做？難道你不擔心激怒了陛下？”

“事涉季常。這是陛下在試圖激怒我...至於朝堂上的事情，我本來就沒有資格去管，然而如果他試圖一步步地試探我地底線，我不介意把底線擺的更向前一些。”範閑看著妻子，說道：“我比你更了解老三，老李家的小子沒一個簡單。”

說完這番話，他回頭靜靜地望著那片白石砌成的突起，實際上那是一座墳墓，陳萍萍的墳墓，被他設在了山青水秀的西湖邊上。

慶帝之後。整個天下再也沒有能夠與範閑抗衡的人物，李承平也不行，範閑的力量過於廣遠，過於散布，散在天下之中，便是當年強大無比的慶帝，也必須被範閑束縛住手腳，隻做兩個人的戰爭，更何況是今天地李承平。

範閑的手中擁有天下第一錢莊，劍廬殘餘八名九品強者的效忠。他在內庫裏依然有無數的眼線與親信，夏棲飛執掌的明家，依然是慶國最大的皇商，範思轍在北齊的生意依然是內庫走私的最大承接者。而北齊皇宮裏的那位小公主則是他的親生女兒...

被軟禁宮中地寧妃早在數年前便被接到了東夷城，與她一同前往的還包括了大王妃，瑪索索，王大都督家的那位小姐，王兒。前年的時候。大皇子回京陛見，一應如常，然則如今地東夷城，名義上歸附於南慶，實際上還像是一個由大皇子與範閑共同統治的獨立王國。

王兒隨著和親王府搬到了東夷城，王誌昆自然無法再在燕京大都督的位置上做下去，葉重大帥被影子刺傷之後，又心傷陛下之死，南慶之亂。勉強地維持了一段時間的朝堂秩序之後，便告老辭將而去。南慶軍方，隨著這兩位元老的隱退，開始了一場新陳代謝，葉完正式站到了京都舞台之上，陛下龍袍地身邊。然而這一場新陳代謝至少在短時間內無法完成。

範閑能夠擁有與人間帝王完全平等。甚至更勝一籌的地位，除了上述的這些原因之外。其實最重要的便是他過往的曆史與他所擁有的強大武力支撐。

與範閑親近的人們在天下織成了一張大網，一環扣著一環，無論是誰想傷害他，傷害其中的某一環，隻怕便會迎來範閑的打擊，而誰都知道，範閑地強大，範閑的無情。

所以如今的天下...很太平。

範閑靜靜地看著陳萍萍的墳墓，看著被露水打濕的白玉石，沉默不語，已經有些日子沒有來這裏看老跛子了，如果不是昨天被老三勾起了某些當年的思緒，或許他今天也不會來。

如今地範閑生活地極好，他的下屬親人朋友們也生活地極好，史闡立與桑文已然成婚，那名曾經在抱月樓裏挨了範閑一掌的俠客不知所蹤，活在世間，似乎已然十全十美，別無所求。

越是如此，他越覺得墳墓中的陳萍萍很孤單，雖然那些外麵的白玉石，完全掩住了這位老人與生俱來的黑暗陰影，然而卻無法讓範閑的心稍微暖一些。

陳萍萍的墓沒有立碑，隻是在旁邊的山石牆上刻著一首詩，上麵寫著：

孤帆一葉澹州天，隻在相攜師友間。社稷豈獨一姓重，乾坤誰憐萬民懸？衝天黑騎三千裏，孤苑白首二十年。莫道秋至殘軀老，笑看英雄不等閑。

（一書友所書，竊之，卻忘了原作者姓名，望見諒，十分抱歉。）

每當範閑察覺自己在這個世間的超然，皇帝老子死後自己的平靜，駐足觀看這首詩時，總會想起當年的很多事情。其實真正擊垮皇帝陛下的那一擊，不是宮裏的那道彩虹，也不是他的出手，或許是很多年前便開始的隱忍，以及最後老跛子的背叛。

正是這一擊，最終讓慶帝揭開了那道多年醜陋的傷疤，走下了神壇，變成了一個凡人，才給了後來者那麼多的機會。

範閑沉默許久。摘了竹林旁的一朵小黃花，輕輕地放在墳上，然後轉身離開

我是傷感地分界線

西湖的生活悠閑自在，並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跡，唯一令範閑有些不愉快的是，為了他要照拂的那些人，他似乎退而無法隱，即便要遠渡海外，去覓那真正西方大陸的念頭，似乎在短時間內都無法實現。

畢竟他若離開了這片大陸。這片大陸不知道又會生出多少風波來，這不是自戀，也不是自大，而是前人的遺澤，今世的遭逢，營造成了這樣無比燦爛卻又無比無奈的局麵。

數年西湖居，唯一出現的小插曲，大概便是範無救地行刺，這位二皇子八家將最後殘留的一人，為了替二皇子及同僚們複仇。隱忍多年，甚至最後投入賀宗緯門下，卻不料還是被範閑捉了。監察院沒有殺死此人，而是依範閑的意思將其放逐。不料此人竟在西湖邊上再次覓到了行刺的時機。

範閑當然沒有死，他也沒有殺死對方，或許隻是因為覺得人生太過無趣的緣故，或許是他尊敬這種人明知不可為而偏為之的執念。

有歌姬正在起舞，有清美的歌聲回蕩在西湖範圍之中。範閑一家大小散坐於院，吃著瓜果，聊著天，看著舞，聽著歌。陳園裏的歌姬年歲大些的，任由她們自主擇了些院裏退下來的部屬成親，而如今範圍裏剩下地這幾位，年歲還將將十六歲，青澀的狠。更願意留在西湖邊玩耍。

看到那些青澀的舞姬，範閑便不禁在心中感歎老跛子的眼光毒辣，當年陳園離京，這些少女隻怕才將滿十歲，陳萍萍怎麼就看出她們日後注定要國色天香？

唱歌地人是桑文的妹妹，這位為陳萍萍唱了很久小曲的姑娘。似乎心情一直不佳。隻肯留在範圍裏，偶作驚花歎月之曲。

“慶曆四年的春天。藤子京坐在大街前，畫了幾個圈，未曾開言，他心已慘，暗想那伯府中的小公子，是何等容顏？…”

一曲初起，坐在範閑身旁地思思已是一口茶水噴了出來，林婉兒也是忍不住笑的直捶範閑的肩膀，心想這等荒唐的辭句，整個園子也隻有他才能寫出來。

坐在大門偏處的藤子京一家幾口人麵面相覷，尤其是漸生華發的藤子京，更是忍不住撫摩著拐杖，心想少爺也太壞了，當初去澹州接人的時候，哪裏能不提心吊膽？誰又能知道那個麵容清美的少年郎，如今卻成了這副模樣？

範閑斜乜著眼，打量著藤子京的難堪表情，心情大佳，得意之餘生出些快意來，暗想你這廝太不長進，打死不肯做官，隻肯賴在府裏，不然若你去做個州郡長官，我再讓那州郡改名叫巴陵，豈不是恰好一篇大作出爐？

桑家姑娘卻似無所覺，依然正色唱著，唱地無比認真，似乎想要將某人滑稽的一生，從頭到尾，用一種傷感的語調唱完。

春，時近暮春。

在澹州城外的懸崖上，範閑牽著淑寧軟軟嫩嫩的手，站在懸崖邊看著眼前無比熟悉的海。淑寧望著微有憂色地父親大人，用清稚地聲音說道：“父親，桑姨那首曲子你好像不喜歡，要不要淑寧唱一首給你聽？”

“好啊，就唱一首彩虹之上吧，我教過你的。”

淑寧為難說道：“可是這種洋文好難學，大伯在東夷城裏找了好久也沒有找到老師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那便不唱了。”

他看著身畔地女兒，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澹州城內的那個小黃毛丫頭，也想到了皇帝陛下死前說的那句話，沉默不語，有些掛念不知在何處的妹妹。

“你不要總跟著我。”一臉冰霜的範家小姐，此時做著醫者打扮，身後背著一個醫箱，行走在一處偏僻的山野裏。她看著身後像個流浪漢模樣的李弘成，冷冷說道：“柔嘉都生第二個了，你這個做舅舅的不回府。再者說，靖王爺想些什麼，難道你不知道。”

李弘成將頭頂地草帽取下扇了扇風，看著樹旁的範若若，極為無賴笑道：“父王想要孩子自己去生去，我可沒那個時間。”

“你還要跟我多久呢？”範若若咬著嘴唇，惱火地看著他。

“已經跟了五年了，再多個五年又如何？”靖王世子李弘成，牽著那匹比他還要疲憊的瘦馬，微笑著應道。

範若若一言不發。放下了笠帽下的紗簾，往著山上升起白煙的山村行去，隻是心裏偶爾想著，被這廝也跟成習慣了，那就且跟著吧。

範閑的手握著淑寧，指間觸到溫潤的一串珠子，低頭望去，才發現是那串很多年前海棠送給女兒的紅寶石珠串，睹物思人，範閑不禁一時怔住了。

“朵朵阿姨什麼時候再來看我？”範淑寧明顯擁有比她年齡更加成熟的思維。一見父親的神情，便猜到他在想什麼，極為體貼地問了一句，反正這時候兩位母親都不在身邊。誰也不會管什麼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等她在草原上累了，自然就會來看你。”是地，海棠又回到了草原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。而北齊的皇帝和司理理呢？宮裏那個小名叫紅豆飯的丫頭呢？聽聞明年的時候，紅豆飯便要正式被冊封為公主了，然而這些年北齊皇帝一直沒有子息，朝堂上有些擾攘，也不知道那個女皇帝究竟準備怎樣應對？

莫不是還要找自己借一次種？範閑絕對不會介意這種犧牲，想著劍廬裏的場景，馬車裏的場景，他的眼神都變得柔和了起來，開口說道：“淑寧。想不想去上京城逛逛？然後咱們再去草原，等你年紀再大些，咱們就出海。”

“好啊。”淑寧興奮的叫出聲來。

範閑的目光落在懸崖下的海麵上，忽然看見了一艘船正向著海港駛來，在甲板地前方隱隱站著一人，手持一竿青幡。立於猛烈的海風之中。好在瀟灑如意。

王十三郎來了，範閑的身體微僵。雙眼微潤，心頭生出了無窮的感激之意，十三郎既然從北方歸來，一直在大東山上養傷地五竹叔，應該離歸來的日子也就不遠了，範閑真的很想念那塊黑布。

為了在女兒麵前掩飾自己眼中的熱淚，範閑轉過身子，望著海的這一麵地澹州城，看著城裏的那些民宅，想到自己曾經在這裏渡過的時光，又想到離開澹州之後的人生，不禁沉默。

在遠遠的澹州城裏，他看見了很多很多，冬兒姐沒有再賣豆腐了，大寶哥卻坐在家門口用目光吃過往女子的豆腐，那家雜貨鋪一直關著門，臨著微鹹海風的露台上沒有晾著衣裳，也沒有人喊要下雨，因為確實沒有下雨。

有很多的人離開了，但還有很多的人留了下來，有很多地事情變了，但有更多的事情沒有變。

範閑坐了下來，將女兒抱在了懷裏，輕輕地搖著。淑寧眯著眼睛看著海上的泡沫和那條漸漸靠近的船隻，忽然問道：“父親，奶奶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”

範閑一怔，許久沒有反應過來，因為在他的心裏，葉輕眉始終隻是一個冰雪聰明，無比美麗，仙境中走出來地少女，畫像上那抹黃色地衣衫，卻沒有像到少女葉輕眉，此刻在女兒的口中，卻已經是奶奶了。

“她...是從天上偷跑到人間玩耍地小仙女兒。”範閑對女兒逗趣說道：“後來玩厭了，玩累了，就回去了，人間再也找不到她了。”

範淑寧嘻嘻笑道：“父親騙人，別人都說你是詩仙，如果奶奶回天上了，你為什麼不回去？”

範閑撓撓頭，忽然想到了很多年前，皇帝陛下賜給自己的姓名，笑著說道：“或許是因為我和她的很多想法不一樣。我隻是個很沒用的俗人，無論到了怎樣的異鄉，也不會有太大的差別。”

海風拂在他的麵容上，拂散了他又準備露出來的微羞的笑容。沉默片刻後，他輕聲說道：“我的人生，大概便是...既來之，則安之。”

父女二人相視一笑，麵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。

（全文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